

綜藝團訪美記趣 (一)

劉 昌 博

中華民國綜藝團(以下簡稱我團)一行六十四人，在美國境內縱橫交錯，兜了一個大圈子；到過三十四個州，在六十九個城市正式演出九十三場；另加上關島的兩場及日本東京的四場，合計演出了九十九場，吸引了廿七萬以上的觀眾。

我團在三個月廿九天的旅程中，共驅車旅行了二萬四千四百九十里；曾到墨西哥共和國的朱亞勒斯城(C. Tuxtepec)訪問一次，曾在加拿大共和國的溫哥華(Vancouver)演出兩場，曾在日本東京的國際劇場演出四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皆在美國境內演出，說起來我團一共訪問了四個國家。

尤其，在關島的兩天演出中，我認識了一位「中外雜誌」在關島的忠實讀者程鴻祺先生，他特到後台及旅行社找我這個最差勁的「中外」作者，談得投契，居然贈送我團每人一大瓶韓國高麗人蔘酒，每瓶價值美金十二元六角。

我團在東京訪問期間，有一位新近掘起的僑領，水源企業株式會社董事長楊承錦先生，他也

是中外雜誌的忠實讀者之一，他居然於六十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晚上假山王大飯店宴請我團全體演職員，花了日幣三十七萬多元。

總之，我在訪問途中，碰到許多中外雜誌的讀者，足證中外雜誌銷路的廣大，因而，我也沾本社不少的光。

說實在的，我團在漫長的訪問途中，曾出乎意料地發生了一些興味無窮，甚而稀奇古怪的小故事，小插曲，特樸質無華地記述下來，以饗中外讀者。

德斐小姐花容失色

我團初抵美國時，有些團員不會講英語，但每天又必需經常與美國人接觸，難免要鬧出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笑話，事後憶想起來，頗有興味。功夫組的「老大」謝辛庚，他在夏威夷演出時，和他五弟謝宗夏一場「三節棍對花槍」的對打中，過份賣力，竟把樺櫓震破了。

給我團演員燙洗修補戲裝的，是一位年輕漂

亮的美國小姑娘德斐，謝辛庚為要請德斐修補褲襠，特別臨陣磨槍地找一位調皮的男團員學了一句英文。謝自以為學會了，拿着破褲子走到德斐面前說：「Please, Miss Kiss Me」請小姐吻我」；殊不知，德斐聞言，不但不給他修補褲襠，反而花容失色，驚訝萬狀地連聲：「NO! NO! NO! NO! NO! NO!」。

謝仍莫名其妙，不知德斐何故不給他修補褲子；後來，請教其他懂英文的人後，方知道他的臨時英文「老師」，在惡作劇，有意整他的冤枉。此後，他甯得兩個禮拜，不敢跟德斐小姐碰面。

氣功組鄭永森和夏台英夫婦，在芝加哥花了美金五元九角，買來一大疊花花綠綠，式樣精美的卡片，他以為是聖誕卡，準備分別寄給國內親友。後經團內精通英文的人一看，始知沒有一張是聖誕卡，而是祝賀性的一般卡片，如「祝您新慶落成！」、「慶賀您生了兒子！」、「祝您離婚成功！」、「慶賀您有了新工作！」花式繁多，甚而還有一張是「祝您官司打贏了」。

特技組女團員蕭淑君，她在俄瑪哈也買了一張十分精美的卡片，確實是聖誕卡，準備寄給她在國內屏東縣的媽媽。卡片上不但圖案美觀，且還有幾行英文字，經人翻譯內容如次：「親愛的甜心！感謝上帝的恩寵，使我們相愛在一起；我希望能在聖誕節之夜，我們內心蘊蓄已久的熱情之火，熊熊的燃燒起來，照亮我們的人生。」

當然，這張聖誕卡不敢寄給她媽媽。

特技教練張晏明，是特技界的老前輩，足跡遍及全世界，就是不會講英語。

在加州的聖地牙哥，張教練發覺他的房間內沒有洗澡用的香皂，乃在走廊上拉住一位年輕貌

美的女服務生，他用手勢比劃香皂的長短大小，女服務生看了半天依舊不明白。

於是，張教練即把她拉入房內，又用手勢比劃是脫掉衣服和褲子後洗澡的香皂，這時，這位漂亮女服務生會錯了意，急忙倉惶地尖叫：「NO! NO! NO!」彷彿驚弓之鳥似的奪門而出，誤會是要「強暴」她。

表演「飛車會串」的特技演員朱金柱，在紐約時，有一天演出兩場，渾身疲乏萬分，他乃到街頭找一家「Massage」(即台灣所謂的馬殺雞)院按摩。

美國的「馬殺雞」，有台灣的按摩加上理療的味道，由綺年玉貌女子穿泳裝來跟你按摩；美金十元，只能給你服務十分鐘，如時間到了，必須再加錢才會繼續服務。



本文作者劉昌博教授在美國加州訪問國畫大師張大千握手晤談時攝。

朱不諳英語，不知其規矩，該女子剛按摩到節骨眼上，即停止按摩，雙手一攤說一句：「Finish!」，朱不知是「結束」了一個階段，要他再付下一階段的錢，久久未作付錢表示，即被該女推了出來。他花了十元，僅一聲「飛來惜」就結束了，只好訕訕然離開。以後，我國男團員對凡是快結束的事情，通通叫一聲「飛來惜(Finish)」。]

無論到達任何一個新地方，大家先急急忙忙地去找廁所

，水火不容情，不得不然也。

可是，美國廁所上通常男廁所門前寫一個「Men」，女廁所門前有一個英文「Women」於是，不識英文的團員，認定筆劃少的是男廁所，字劃多的是女廁所。在洛杉磯，有一位男團員見廁所門前，有一邊的字數較少，乃走進去「方便」，殊不知，裏面全是女嬌娃，女廁所也。

原來，男廁所門前的英文是「Gentlemen」，女廁所門前是「Ladies」，男廁所的句字反比女廁所更多。雖然鬧了不少笑話，但是人們都知道團員們是各有專長，不拘小節特技人員，對他們無心的過失，不但不輕視，反而特別敬重喜愛這些年青而活力充沛的「功夫大使」。

張大千筆下的綜藝團

雖然，他們多數不會講英語，但團中多數的負責人皆精通英語，絕不妨礙文化交流，及意見溝通。這些不會講英語的演員，他們在舞台上所贏得的盛譽，給國家爭來的光彩，並不亞於會講英語的外交官，甚而過之。

譬如：關島太平洋日報稱讚我國的第一句說：「關島三分之二的居民，今天(十二月廿三日)應搭乘到東京的班機，去看該團的精彩演出！因為，該團在關島的兩場演出，是關島有史以來的盛況。今天，該團即將離去，如要看他們的表演，只有隨着該團搭班機到東京。」

亞里桑那州第一大報——星條報，是如此讚揚我團：「該團昨晚(九月十八日)在此間州立大學季卡爾中心的盛大演出，使八千七百多人的

手掌紅腫，我們相信，該團今後在美國各地，勢將面臨更多的觀眾及更多的掌聲。」

他們的預測沒有錯，我團在北卡羅來納州府拉私吉 (Raleigh) 演出兩場，每場觀眾在一萬二千人以上；我團在肯塔基州的勒辛頓 (Lexington) 演出，觀眾也有一萬二千多人。

在美國有與論權威之稱的紐約時報的讚聲是：「該團的男女演員是一羣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專家，他們的表演像是超人的行爲。」

洛杉磯時報有一段趣味性的描寫：「一名叫許碧瑛的漂亮女孩，她仰身躺臥碎玻璃上，這位女孩的丈夫張德豐睡在她的上面，作了許多動作，上面還站着一位女孩（其實是男演員張德隆）在愉快地吹笛子。」恍眼看他的描寫，會誤以為是一羣虐待狂與被虐待狂之間的「鬧劇」。其實，這是「中國氣功」節目的壓軸戲——臥釘板，因為洋記者交待不清楚，就易使人想入非非。

芝加哥論壇報說：「我們不知道他們吃的什麼食物，能有如此充沛的體力，來作如此驚險的演出。」

我團於十二月十八日前往國畫大師張大千先生冥邸拜訪時，他老人家與徽飛揚，不但招待茶點，招待晚餐，陪大家拍照。最後，他親書一幅緞底的縱幅，上面寫了八個大字：「重屯、魚躍、發、波流」，來讚揚我團表演時的動態美。

血淚汗匯凝的結晶

這些譽聲的得來，絕非倖致，是全體演職員（尤其演員）血、淚、汗匯凝的結晶，是高度耐

力加上責任感的代價。

舞蹈組女團員劉琪，特技組女團員朱明環，她們二人的心臟有些毛病，在舞臺上過份賣力演出後，即呼吸迫促，喘不過氣來，幾次在後台暈倒，經功夫組傅松南、謝宗庚、蘇能振及謝宗夏等按摩和針灸後，始復甦過來。我團負責人幾次勸她們療養幾天，但她們依舊要「賣命」演出，使人感動得熱淚盈眶。

表演「巧耍花鐲」及「跳板躍鳳」的張玉清，演出「飛車會串」的朱金桂，表演「直上青雲」的李義隆，演出「搖桿飛人」的王梅香，以及在很多節目出現的張克仁，他們都患有胃病，氣候不佳或飲食不適，宿疾發作，但他們仍抱病登台表演。當他們在台上背着觀眾時，就用手按住肚子來減輕痛苦，一忽兒轉身而面向觀眾時，便依然帶着可愛的微笑。

在美國西北角的西雅圖 (Seattle) 附近演出時，張克仁不僅胃病，連脾臟病也發作了，到實在不能再忍耐時，他才接受忠告休養幾天。他在出場時所扮演的「獅童」一角，必須翻騰一連串「筋斗」，特技組女團員朱明華來代張克仁出場演出；這位芳齡雙十年華的女娃兒，居然有板有眼的「客串」起來，扮相俊俏，身手靈巧，贏得台前台後一片掌聲。

到了康乃狄克州首府哈特佛 (Hartford) 一帶演出期間，天氣漸冷，李義隆的胃病發作，為節省體力，只讓他專心表演「直上青雲」節目。他在開幕時的舞龍，由職員米君山客串登場表演，十分稱職。他在「飛渡難關」中的盲目穿刀火

門一角，則由張克仁代演。說實在的，我團在外面，發揮了高度的團隊精神。

特技組中有部份演員特別辛苦，他們多數要出場五次以上，像張玉清要每場出場八次，不要說演出，就是在後台換八次衣服，已經够忙了，但他們仍甘之如飴，絕不抱怨。有時看他們換衣服時，分秒必爭，前台後台，跑得喘不過氣來，滿頭大汗，只要一上台，觀眾掌聲響起，他們便忘掉了疲乏，生龍活虎地演了起來。

特技組人員演完一個節目後，多數演員還有時間喘一口氣，惟有担任伴奏的國樂組八員大將張汝惠、周素昭、柯際雲、李徒、李坤山、黃金泉、邱文惠、蔡芬得，他們要從頭演奏到尾。尤其，該組的組長張汝惠，要同時使用七、八種打擊樂器，不僅要眼明手快，而脚也要跟得上，方有節奏感。最吃力的的是打擊三隻鼓（大、中、小鼓），既耗力氣，又不可錯亂，因特技及功夫等節目，須賴鼓聲來加強效果。

張汝惠這位年僅卅一歲的女娃兒，居然把這些打擊樂器操縱得運用自如。可是，幾十場下來，她有時腹酸背痛，手肘紅腫發麻，因沒有人可代替她，中場休息時，由功夫組傅松南給她按摩針灸，經常手腕繫上紗布登台演奏。

她生性好強，爲了領導國樂組，不知咽下了多少辛酸的眼淚。

談到生性好強，朱家三姐妹不輸於任何人，她們三人年齡都不大，大姐明華二十歲、二姐明環十八歲、三妹明玉十五歲，但卻在三個節目中担任主要角色，如「棒舞圈飛」中担任「棒舞」

部份，在「彩蝶撲足」中担任撲足的彩蝶，在「三接人」中挑大樑。初先，她們表演這二個節目，時有差錯或失手，經她們清晨在自己房間內，不斷苦練，不多久就爐火純青，無懈可擊。

每天清早在旅社房間「閉門練功」的，尚有張美玉（十五歲）、李淑雲（十三歲）、吳碧珠（十四歲）、吳春美（十二歲）。他們練功十分嚴格，要絕對服從「師姐」的指導，師姐有施行「體罰」的權威。

吳碧珠和吳春美是同胞姐妹，當姐姐吳碧珠被「師姐」體罰時，妹妹吳春美即在一旁陪着掉眼淚。

「踢盃特技」是一個有趣味性的節目，由張美華唱獨腳戲演出，每場演出時，張美華的父親張連起教練，即在後台督導。張美華一個盃子接一個盤子，踢得順時，她的爸爸在後台欣然微笑；她踢得不順時，其父便悄然離去，但晚上張美華準吃她爸爸的「排頭」。

她怕吃「排頭」，每天清晨勤加練習，進步神速。

功夫組柯義仁，家住彰化，年僅二十歲，是一個十足的農村小伙子，初到團中時，土氣加優氣。可是，他不久後，就和團中所有的人感情融洽；尤其，他服務精神極佳，年長的女生稱他「柯小弟」，因而，他的「姐姐」特別多。

柯有表演天才，他打一套拳，曾一口氣踢出廿一個「旋風腿」；他任勞任怨，在舞台上遞道具，當助手，有板有限，表情豐富，居然也有觀眾給他響亮的掌聲。

他經常在編導陳小玲、陳山末指導下起勁地工作，於是，他的「姐姐」們常開玩笑，喊他叫「柯導播」，他含笑接受，不以爲忤。

我團中有不少人有「外號」，如舞蹈組翁幼亞的外號叫「小鳥」，她瘦削的身裁，弱不禁風的模樣，宛如一隻羽毛未豐的「小鳥」。舞蹈組的易天羽，外號叫「天寶」，她天性樂觀活潑，姿容豐腴，較有「福像」，有人喊她是「貴妃」，蓋影射她有些像唐朝天寶、開元年間的「楊貴妃」故也。

特技組的張玉清，綽號「大呆」，年僅十二歲的吳春美外號「細呆」，其實，他們兩人十分聰明，毫無「呆」狀。表演「高梯雙鳳」的張春美，大家叫她「香港小姐」，因她一度患了「香港腳」的原故。

「香港小姐」外貌娟美，常以微笑代替語言，她以頭頂住其妹張火珠三次爬過高梯的功夫，令人叫絕。「細呆」有一次從半空跌下，手腕脫臼，接好骨後，沒有幾天，她又登台獻技。

演出「跳板躍鳳」的那一隻「鳳」張火珠，她的外號原叫「小飛俠」，因她能從跳板上騰空飛躍的原故。最近，有叫她「張火鷄」或「張大珠」，這是美國人喜歡在聖誕節吃「火鷄」，觀眾們來信常把「火珠」寫成「火鷄」，有的是筆誤把「火」字看成「大」字。

這位芳齡二十一歲的小妮子，外貌端麗，跟她二姐張春美一樣，以微笑代替語言。表演節目很多，跌傷了也不叫吵，更不藉故「撒嬌」；她表演時台風極佳，所以，在美國有人硬要當她的

「乾媽媽」。

「搖桿飛人」的搖桿大力士王福雄，體壯如牛，最不怕冷，在單佛（Denver）的那樣大雪天，人們着重裘，他上身僅穿汗衫及襯衣，要和大自然對抗；結果，他失敗了，一場「感冒」使他失敗的。

無論在「搖桿飛人」及「高梯揚鷺」中，他皆是主要角色，有助手給他拉地毯。可是，他在「飛車會串」及「江湖兒女」兩節目中，王福雄又成給人家拉地毯，遞道具的「助手」。

我團爲節省人力，沒有「明星」及「大牌」，也沒有「配角」及「小牌」的劃分，大家合作互助，不分彼此。所以，許多演員一忽兒在台上挑大樑，一忽兒穿了一件衣服又担任起配角來了。

功夫組的武林高手，在「江湖兒女」中各顯身手，在台下還是我團的「保鏢」。因美國的大城市如亞特蘭大（Atlanta）、紐約市（New York City）、舊金山（San Francisco）治安欠佳。我團必須向銀行提款，每次美金三至五萬元不等，爲恐發生意外，彭會計滌華要到美國銀行提款時，即找謝辛庚、蘇能振兩人担任「保鏢」；各地的牛鬼蛇神，見他二人雄糾糾，氣昂昂的氣派，均不敢動我團公款美鈔的念頭。

特技組女演員朱明華她會理髮，男女團員頭髮長了，就找她幫忙整理「門面」，態度和藹，技術尤佳，因而，她就成了我團的免費「理髮小姐」。在美國理髮很貴，她的免費服務，尤其使男團員節省了不少美鈔。

（六十四年十二月廿八日于東京）

面的人，教他們到大外郎營一號譚家去，面見老譚去說：「您現在年高望重，不宜過於勞累，應該在家好好的保養，多多休息纔是」。同時並示意內外城各大戲園子及各會館和各大飯莊子，不要再約老譚演戲。這麼一來，足有好幾個月，連戲館子帶堂會裏，都看不見譚之音容，不但一般譚迷感到恐慌，就是譚之一家大小也覺得心裏不是滋味。

有人看出這個僵局不易打開，便向譚二進言，說「這個禍總算是你闖的，解鈴還需繫鈴人，你想法子把這件事化解了，現在的梨園中人惟有余叔岩，能在王文卿跟前說得進話去，莫若你親自去煩他，代為說項，保險可以十拿九穩解除了這條禁令」。譚二一想這話有理，當天晚晌就去面懇叔岩代為疏通，並許以事成之後重禮相謝。叔岩立即應允一定努力辦成，而且表示得很漂亮，就是把事情辦好，決不收受任何謝禮，只求譚二在他父親面前代為通融，准許叔岩拜列門牆，譚二也就答應一定辦到，與辭而去。第二天叔岩就進府向王文卿關說解釋，王亦只好給這個面子允許恢復老譚的舞台生活，但有個附帶的條件：就是譚在對外演出之前，必需先進總統府來，唱一場戲，表示賠罪的意思，並且指定戲碼是珠簾寨。叔岩給了譚家父子回話，果然為期不久，譚二就授意叔岩教他遞了門生帖子，又過了幾天就舉行了拜師大典。譚氏亦履行諾言，到總統府去唱了一齣珠簾寨，據說那天譚老板是憋了一肚子窩囊氣，表面上還得假裝笑臉，見人都得敷衍，真是「身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惟有逆來順受，這

就叫「養家不致氣，致氣不養家」。

譚派傳人得來不易

袁世凱坐了三年多的民國大總統寶座，還不過癮，又要登基即帝位，想嚐一嚐當皇上是甚麼滋味，於是在民國四就成立籌安會，授意各省勸進，老袁還一度扭捏做態，半推半就，終於是冬下令宣佈明年（民五）元月元日改元為洪憲元年，不料在登極大典的前一星期（民四、十二月廿五日）蔡松坡與唐繼堯在雲南起義，老袁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夢，在民國五年三月廿二日，便宣布取消帝制，從此憂鬱成疾，他這一口悶氣，可比上次譚鑫培唱珠簾寨厲害多了，病了兩個半月，在丙寅端陽後一天（陽曆六月六日）節交芒種他於中午就「龍馭上賓」了。恰巧因逢五月節的關係，譚鑫培在文明茶園連演三天，五月初四是與郝壽臣合演空城計，初五是與王長林合演奇冤報，初六是與李連仲合演打鼓罵曹，就在這天下午四點多鐘，老譚剛下後台尚未扮戲之際，就有人報告他，說「老袁死啦」，他吁了一口長氣，面露微笑甚麼話也沒說，即至到了台上演至第三場，唱到「昔日裏韓信受跨下……」一段快板時，口齒鋒利，精神憤慨，把一腔怨氣都從唱腔神色中流露無遺，到了大宴羣臣之後罵張遼時，在老詞的應念白口之外，又加了「狐假虎威，狗仗人勢，你是個甚麼東西」他這一突加新詞把飾張遼的汪金枕給罵得一怔一怔的，最後只好是無言而退，誰也沒有料到他聽說老袁已死，想起當年受王文卿等人的惡氣，有感而發，可是後世學譚的

老生，也把後加的這幾句白口照樣念出，奉為圭臬，彷彿倘不如此就不夠譚派似的，殊不知這幾句雖念韻白，仍是京白的聲調，尤其最後之「甚麼東西」四個字，既不類正工老生之口吻，更不應出諸天下名士福正平之口中，如此盲從亦頗可笑。

叔岩拜譚之後，每天吃完晚飯，必到大外郎營譚家去報一次到，有時候高朋滿座盛友如雲，叔岩只有側坐一隅聽人家高談闊論，說古道今，他連答一句碴兒的機會都沒有，實際上他也沒辦法從旁插言，因為那時他纔廿五六歲，人家所談的，他不是還沒趕上，就是根本沒聽說過，只有恭陪末座緘默無言，等到更漏已深，座客都走了，老師也累了，也就快快而歸，如此者一晃兒就好幾個月過去了，好似程門立雪，備極艱辛，任甚麼也沒有學到，亦可見學戲之難。

好容易有這麼一天，賓客們散得早，只有譚氏家人和叔岩等圍坐在煙榻前陪侍，老譚一時高興對叔岩說：「你來的日子不少了，我該給你說兩齣戲了，叔岩一聽，今天老師居然肯于自動吐露出教戲的口話兒來，不禁心花怒放，但又不敢喜形諸色，惟有必恭必敬的站在一旁且待後命。老譚接着就說：「你年紀還輕，我先給你說『五塊白』。」這五塊白，都是紫白靠的老生戲，內有「鳳鳴關」的趙雲，「汜水關」的楊婁，「葭萌關」的馬超，「過巴川」的嚴顏，和「太平橋」的史敬思。這五齣都是開場戲，「鳳鳴關」是在「天水關」收姜維之前，趙子龍力斬五將的故事。汜水關又名鍾換帶，是楊婁以楊家梅花法盡授

與義子高懷亮，並以銅錘擊趙匡胤落馬，見現出龍形不殺殺害並下馬降順，趙許以日後登極，封贈王位並解紫金帶交楊，以為將來信物。「馮萌關」一名「夜戰」，但與今日所演者不同，重唱不重打，馬超之扮像，戴白夫子盔紫白靠掛黑三，在民十以前平津等地均如此演法，數見不鮮，六十歲以下未見過開場「夜戰」者，每怪「取成都」馬超掛髯口，為突如其來，殊不知其固有所本也。至民十二秋李萬春、尚和玉先後自滬北上，始將現在流行之「兩將軍」傳至北方，而開場戲之馮萌關遂遭淘汰矣。「過巴州」乃張飛智收嚴顏故事，因張飛由淨角扮演，故嚴顏歸武老生應工，今之演「金雁橋」者嚴顏一角亦不勾臉，實源於此。「太平橋」乃朱溫邀宴李克用，欲於席間謀害之，幸賴史敬思救護脫險，行至太平橋遇伏，史與賊將下意隨同歸於盡的故事。

其實這五齣戲，余叔岩早已就會，但在老師面前不敢說曾經學過，仍須故作不知俯首聽命，可惜老譚只給他說了一齣太平橋，即因病去世了。叔岩在其譚師死後四個多月，纔正式登台對外公演，也就是本文第一節中所談的那三天京兆水災大義務戲。直到民國八年搭入梅蘭芳的喜羣社在香廠新明大戲院演出時，始將這些罕見的冷門老戲，次第貼出陸續與觀眾相見，譬如民八舊歷二月初二演「馮萌關」，同月初七演「太平橋」，同月十二演「錘換帶」，雖非盡係譚傳，但皆間接得自錢金福等人，仍屬於譚氏之一脈也。

己登台演唱一齣，其勞累情形，不啻倍蓰，況譚舊有珂芙蓉癖，遲眠寢起早成習慣，但能偷得半日閒暇，尚須培養精神，豈能效以教戲為業者，終日孳孳誨人不倦耶。雖其子譚小培，其婿王又宸，且未獲其親授一劇，遑論入門較晚之余叔岩乎，譚氏生前謂其子及婿云「你們不要指望著我給你們誰單獨的說一齣戲，我在台上演唱，也就是給你們看的，你們要留心的聽，用心的記，自能受益非淺。」由此可見譚之對小培、又宸尚且如此，又何藏奸之可言。余叔岩之能以得稱譚派傳人，有百分之六十是「用心聽」「留心記」從台底下得來的。「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譚鑫培尚在泉下有知，當亦同此一慨矣。

中外文庫之八 慈禧與珍妃

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

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恩怨怨，相互影響，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

會由章君毅、徐荻芬、康僑、龍寶麒、王成聖諸位作家，搜集宮廷密勿，真實史料，撰寫專文，自在中外雜誌發表後，極獲讀者重視，頃應各界讀者要求，編纂成書，附以珍貴圖照，刊行問世。定價叁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